



## “小满”即安

□ 吴毓生

在一年的二十四节气中,“小满”具有双重意义:一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写照,二是主观世界的哲学指导。对于前者,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,到了小满时节,田里的麦子拔节抽穗都已完成,正在一个劲地灌浆饱满。但只是小满,还得再过十几天才能成熟开镰。而那些菜籽、蚕豆、黄豆、瓜果之类的农作物,也都随着天气渐热,疯狂生长,从小饱满向成熟大饱满进发。站在绿色的田野上,初夏的阳光,温和的南风,农作物生长的芳香,会让你觉得这“小满”像一个生机勃勃的美少年,正走向成熟,走向“大满”。但奇妙的是,二十四节气中,小暑后面有大暑,小寒后面有大寒,偏偏小满后面是芒种,而不是大满。这就是小满的哲学意义。庄稼大满了,就是成熟,就要被收割,就要忙着种下一季庄稼。而作为一个人,生命的欲望小满足了,是一种快乐,是一种幸福,更是一种前程似锦、天高地阔的境界。而大满了,不说生命也可能像那些庄稼一样走到了尽头,不吉利,仅仅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“盈则亏,满则溢”这些古训,就意味着前路坎坷,少不了挫折失败、磕磕绊绊了。“小满”而不能“大满”,换个说法,就是“中庸”之道,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所倡导的人生智慧也。

“生命小满,就要知足常乐呵。”这是我的一位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。朋友还在年轻时上学时对自己的要求就是:力争上游,甘居中游,决不下游。所以朋友的学习成绩,虽能进入上游,但进不了前列。朋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,自己一没天赋,二不勤奋,想位列前茅是自寻烦恼。他说:“你不知道,班上那些学习尖子,完全是天才,你题目还没看明白,人家答案就出来了。而这些人偏偏还很勤奋刻苦,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比?”因此每次

考试成绩下来,朋友总比那些尖子生少几分,他也从没萌生追上去的念头。他明白那几分是天堑鸿沟,不是拔一拔鞋子就能追上去的。即使偶尔也考个满分,他也认为那是考卷不难,不是自己真的赶上去了。所以对于自己的学习成绩,朋友自觉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未落下游,已是大幸。

后来朋友当了教师,他对学生说了一句名言:我不是最好的老师,也不会是最差的老师,但绝对是你最难忘的老师。朋友生活随意,常常一身夹克衫,拎着一个塑料袋子就走进了教室。不要求起立,不要求喊好,甚至还跟学生随意聊两句,一节课就开始了。对于新教的班级,朋友的开场白也很简单:“你的理想和业余时间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,千万不要把一手好牌打烂了。”朋友教语文,教学方法也经常与众不同,多用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,一篇新课文,常常先让学生看书,直接问文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。教到诗歌,更是先让学生背诵,然后问有没有背出点味儿。朋友很注重背书,新学期刚开始,背诵作业就先布置下去:从课文中选出最精彩的六部分让学生背诵,每部分都不少于三千字(如《我与地坛》的第一章),谁流畅背下来了,期末考试只要不低于60分,上成绩报告单的分数就是90分。有学生抗议,反对死记硬背。朋友笑眯眯反问,你知道学习语文最基本的是学习什么吗?学生答不出来。朋友收起笑脸,严肃地告诉学生,是语言、语言!你不读书背书,怎么去学习语言,又拿什么去思考?朋友出考试题,考前就明确告诉学生,将会从课文中抽出几句话,问在打开的语文书中,是出现在左页还是右页,是在书页的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,硬是逼着学生去熟读课文。有一个学生期

中考试不及格,问怎么补考,朋友回答很干脆,你从《红楼梦》中随意选一回背一下就行了。这位学生很争气,不仅背了一回,而且在期末统考中进入全年级前十名。更出人意料的是,毕业后还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。朋友完全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,逼着学生读书背书,然后再点拨指教,教学效果还真不错,应该也算是“小满”状态。小满即止。于是学校年终评选先进个人,还在小组举荐时,朋友就主动放弃了。朋友说:“我的教学情况跟要求还有差距,连普通话都说不好,这次就不参加了,下次再争取。”表明态度后,朋友就静坐一旁,看其他人评功摆好,心中不由窃笑,要这虚名干什么,不看广告看疗效,能让学生心中念着你的好才是真本事。说来也怪,朋友慵懒自在不争先进,可他那套不拘一格的教学法,却诱导不少学生爱上了文学,乃至现今退休了还不时被他们写文章提起。朋友看到这些文章,乐不可支:辛勤一生,总算领到了比先进个人更美好的奖状。

朋友年轻时曾爱好文学,喜欢写写,还发表了不少。前些时和他一起吃饭,他告诉我最近无事可做,又重操旧业,写起了散文随笔。朋友举着酒杯对我说:“写着玩玩,全发在别人的公众号上。只图个不闲,图个念想,图个不老痴呆,让人知道我还活着。”说完举杯一饮而尽,还咂咂嘴,好像喝的是天下最好的酒。看他那美滋滋的样子,我也举杯一饮而尽,感慨不已。我的这位朋友,一生听天由命,该吃的苦吃,该做的事做,一切中规中矩,踏实前行,没啥大成就,不乏小乐趣,小满即安,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,也算是个有福之人了。

——人生“小满”,平凡、平安、平稳、平静,还有什么不满意呢?

## 端午节习俗

□ 柏杨

过端午节,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由于地域辽阔、民族众多,加之各种故事传说,各地的习俗也各有千秋。高邮的端午节习俗,包括裹粽子、挂菖蒲和艾草、吃“十二红”、饮雄黄酒、洗艾水澡、小孩系“百索子”、挂“鸭蛋络子”等。

裹粽子。端午节前几天,各家主妇便到湖滩、河岸边采摘新鲜的粽叶。采回的鲜粽叶洗净后,先放入锅中煮至半熟,再取出泡在清水中备用。这样裹出的粽子,既不会因粽叶发脆而开裂,又能保留粽叶的清香。裹粽子的糯米要淘净,煮熟后才会紧实黏糯。各家裹的粽子特色纷呈——从食材分,有鲜肉粽、咸肉粽、赤豆粽、蛋黄粽、蜜枣粽和普通白糯米粽等;从形状分,有四角粽、跳脚粽等。裹粽子时,人们口中咬着丝线一端,一手握着粽子,一手熟练地用丝线来回捆扎几道,再打一个活结。粽子裹好后,常两两连成一对,也有四只连成一串。蜜枣粽谐音“早中”,寓意高中榜首。因此每逢高考前,亲友们常给准备应考的孩子送一串蜜枣粽子、一支笔和一个本子,祝愿“早中一本”。

插香艾和菖蒲。以往端午节,人们将插香艾和菖蒲视为重要活动之一。家家户户打扫门庭,将艾条、

菖蒲插于门楣之上,或悬挂于堂屋之中,用以驱邪避邪,祈求平安、消灾解厄。香艾是一种可治病的药草,插在门口,寓意身体健康;菖蒲象征驱除不祥的宝剑,插在门口以避邪气。如今,仍有许多人家会在端午节买些菖蒲、艾草放在家中,让那份传统的情结与乡愁不至于流失。

吃“十二红”。端午节中午,每家的菜肴也十分讲究,一般要凑齐“十二红”上桌。所谓“十二红”,即十二道红色的菜——只要沾红即可。常见的有炒红苋菜、拌凉粉、拌黄瓜、糖拌西红柿、糖醋杨花萝卜、花生米、炒河虾、韭菜炒黄鳝、煮鱼、红烧肉、红烧鸡,以及流淌着红油的咸鸭蛋等,有凉有热,荤素搭配。尽管各家菜肴不尽相同,但必须带有红汤色或食材本身呈红色。老人们总希望家人吃了“十二红”后,年年日子红红火火。然而随着时代变迁,无论是家里还是饭店,“十二红”这桌端午宴已渐渐被人淡忘。

饮雄黄酒。高邮历来有端午节饮雄黄酒的习俗。俗话说:“端午节,天气热;五毒醒,不安宁。”老人们认为端午饮雄黄酒可以驱除“五毒”——蝎子、蛇、壁虎、蜈蚣、蟾蜍。雄黄是一种矿物质,主要成分为硫化砷,并含有汞,有毒。端午饮用的雄黄酒,多用街头小贩处买来

的小包装雄黄掺入白酒调制而成。人们还会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“王”字,再在耳朵、鼻子、手腕、脚腕等处涂抹,据说这样能使蚊虫、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蜘蛛等不敢近身——这也是许多地方共有的习俗。由于雄黄有毒,如今端午节喝雄黄酒的人几乎绝迹。

系“百索子”。端午这天,各家大人在孩子的手腕、脚腕、脖子上系上五色丝线编成的“百索子”,用以避邪护身。中国古代崇敬五色,视其为吉祥之色。系“百索子”时,禁忌小孩开口说话。“百索子”的丝线容易掉色,孩子手臂上有了汗或沾了水,小手腕上便会印出红一道、绿一道的颜色,显得五彩斑斓。俗话说:“六月六,百索子擗上屋。”意思是孩子系的“百索子”要戴到农历六月初六才能扔上屋顶,届时会有喜鹊叨去做花窝。这其实是讨个口彩,祝福孩子逢凶化吉,平安无事。

挂“鸭蛋络子”。端午节,家家户户的小孩都要佩戴一个用彩线织成的蛋络,里面一般放煮熟的鸭蛋,也有放鸡蛋或鸭蛋的。端午一早,鸭蛋煮熟后,由孩子自己挑选一个。挑鸭蛋时,一要挑淡青壳的——鸭蛋壳有白色和淡青色两种,淡青的比白的更好看;二要挑形状漂亮的——别看鸭蛋都差不多,细看却各有不同,有的样子蠢笨,有的秀气。挑好了,装在络子里,挂在大襟的纽扣上,然后出门找同伴玩耍,聚在一起比谁的“百索子”好看,比谁的蛋大。

## 月光包裹的粽子

□ 张传界

或许是在喧嚣的城市生活太久,我竟然有很多年未见过皎洁的月光了。城市矗立的高楼早已遮住月亮的影子,璀璨的霓虹早已将黑夜变成没有日光的白昼,即使有幸见到,月亮也只是蒙着灰纱的幻影。直到某个深夜,我偶然抬头,望见云层里若隐若现的月亮,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那个端午前夜的月光,它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闸门。

那年我刚满八岁,是端午的前一天,正值麦收,在麦田里挥了一天镰刀的母,揉着近乎直不起的腰到了家。明天就是端午节了,母亲向来对传统节日都很重视,再忙也要裹几个粽子应时应节。想起家里还缺粽叶,便转头对我和哥哥说:“走,你们跟妈一起到后边打粽叶去。”

母亲说的后边其实就是村后一条芦苇丛生的小河,河岸两边到处孤坟野冢,白天都人迹罕至,更别说是晚上。母亲知道只有那里或许还能采到一些粽叶。通往后边的田埂杂草丛生,一路上蟋蟀低鸣,蛙声起伏,远处传来几声犬吠,偶尔还有一两只田鼠突然穿窬而过,“嗖”的一声窜到麦田里便销声匿迹了。母亲提着竹篮走在前面,我和哥哥紧跟其后,像两个小小的卫士。当我们走到小河边时,月亮已悄悄爬上柳梢,银辉倾泻而下,将河面镀成了流动的银河。

月光下,芦苇丛在夜风里沙沙作响,像是在私语;垂柳在不停地撩拨着水面。母亲踮着脚,伸长手臂去够高处的粽叶,可是太多了,靠近岸边的芦叶早已被人采光,只剩下光秃秃的苇秆戳在夜色里。没有办法,母亲只得挽起裤腿。“妈,我下去!”懂事的哥哥正准备脱鞋,却被母亲拦住:“水里有芦柴根,扎脚,你俩在岸上守着就行了。”说着,她深吸一口气,小心翼翼踏进了齐膝深的河水。

水波在月光下碎成点点星光,芦苇秆随着母亲的动作轻轻摇晃。借着月光,我看见母亲两鬓和额头的头发全湿了,黏在脸颊

上,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。看见她正眯着眼,仔细寻觅哪棵芦苇的叶子又宽又长;看见她每摘下一把粽叶,都要腾出一只手把滑落的鬓发别到耳后。河底的芦苇根扎得她直皱眉,可她依然固执地挪着往深处走,月光在她身后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,摇摇晃晃,却始终挺拔。

月色渐浓,田野里蟋蟀开始吟唱,蛙声也变得悠长。我忽然想起母亲平日里连蛇鼠都怕,此刻却敢独自走进这夜色笼罩的河里。或许在母亲心里,对孩子的爱,比任何恐惧都更有力量;也或许于母亲看来,两个儿子便是守卫她安全的铠甲。今晚的月虽然不是满月,但特别地明亮,仿佛是老天爷特地为我们掌起的一盏明灯。

打完粽叶归来,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,深邃的夜空满天繁星。母亲顾不得擦汗,立刻生火烧水,她坐在炉灶前,均匀地拉着风箱,风箱“呼哒、呼哒”作响,灶膛里通红的火苗映红了她疲惫的脸庞。水开了,她先将粽叶放进开水锅里焯水,水“咕嘟、咕嘟”地冒着泡儿,整个灶间氤氲着粽叶的清香。接着又把糯米淘洗干净。我和哥哥困得直打哈欠,趴在灶台上看着她忙碌,皎洁的月光透过灶前的草窗射进来,火光和月光交织在一起,照在母亲身上,恍惚间,我分不清哪个更明亮。

不知道母亲忙到了几时,只记得第二天清晨,我被粽子的香气唤醒。掀开锅盖的瞬间,雾气升腾而起,朦胧中,那一个个裹着翠绿粽叶的粽子,像极了母亲用爱编织的珍宝。锅里还躺着几只圆滚滚的鸭蛋,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我望向窗外,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,母亲却早已下地挥舞镰刀了。我知道,为了让我和哥哥能在端午节早上吃到热腾腾的粽子,母亲忙活了一夜……

如今,岁月的风霜染白了母亲的头发,刻深了她脸上的皱纹。但于我心里,她依然是那个在月光下为孩子采摘粽叶的母亲,依然是我生命中最皎洁的月光。

## 端午“十二红”

□ 陈谷登

汪曾祺在《端午的鸭蛋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家乡“还有一个风俗,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‘十二红’,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。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、油爆虾、咸鸭蛋,其余的都记不清,数不出了。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,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。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,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”。

自古以来,在我们里下河地区,过端午节时有吃红色食物的习俗,这便是俗称的“十二红”。十二红的食材并不固定,但正如汪老在作品中描述的那样,“苋菜、虾、鸭蛋,一定是有的。这三样,在我的家乡,都不贵,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”。过去家乡人生活并不富裕,孩子多、收入少,贫困家庭便用红苋菜、咸鸭蛋、盐水虾、韭菜(代表九样菜)作为应节食物,加在一起就算“十二红”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十二红食材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多,档次越来越高,如今

除了上面的食材外,素菜有杨花萝卜、西红柿、枇杷、西瓜、木耳、菌菇、火龙果等,荤菜有炒长鱼、狮子头、烧鸡块、烧趴蹄、烧龙虾、煮黄鱼、红烧老鹅等,家境丰厚的人家,海参、澳龙、河豚、鲍鱼等也上了桌;所用食材也不一定严格限制于十二种,可根据个人喜好和当地特色自主选择。

十二红的做法也有“四碗八碟”之说,“四碗”多为烧煮之类的菜肴,如烧鸡块、趴蹄、老鹅、肉圆等;“八碟”又有“四冷、四热”之分,四冷主要有咸蛋、香肠、盐水虾、杨花萝卜、西红柿等,四热主要有炒苋菜、炒菌菇、炒猪肝、炒长鱼、炒河虾等。

端午十二红的“十二”,不仅是指十二种食材或十二道菜,还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和四时八节;十二红的“红”,也不止于食材的颜色与红烧之色,同时寓意着生活的红火和吉祥。端午十二红,寄托了人们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、事业发展顺顺当当的美好夙愿。